

# 國賊

牛光文  
著

5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国 贼

牛光文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青岛市海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插页 289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350—8

---

I·309 定价·5.7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初期为背景，描写了我军民消灭汉奸秦启荣的曲折过程。同时写了秦家、郑家、赵家、崔家等几家人的悲欢离合。塑造了秦玉树、崔秀越、赵冰仙、梁欣、郑达勇、秦启荣、赵百灵等一系列人物。秦启荣、秦玉树父子俩在战火硝烟家人离散中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秦启荣爬上了国民党的高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最终落个可耻的下场；秦玉树则参加了革命，在关键时刻，大义灭亲。赵百灵虽然与敌人有着血海深仇，但却经不住诱惑，投敌变节。赵冰仙卓然超群，抛却世俗，为消灭秦启荣立了大功。柳枝子不忘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和残暴，毅然投入反战行列。郑达勇单枪匹马，终不能成事。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各具特色，读来发人深省。本书表现手法新颖，可读性强。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共中央指示：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必胜），如在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秦部，在军事上包围袭击解决之。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延安。陕北公学礼堂。毛泽东端坐主席台上，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正在答《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报记者提问。与毛泽东同坐主席台上的有朱德。外国记者席上有英国青年记者贝地等。

记者：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

# 第一章

---

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

阳春三月。

山东古城淄博，仍披着冬天的残装。春的信息已露出了芽儿，正试试探探地向外冒。可是春寒料峭，大敌入侵，国难当头，加之去冬今春都雨雪少见，干旱异常，这春的芽儿也似乎因之生长得太慢，一时还赶不走残冬！接二连三的几天又一个劲地刮大西北风，把古城淄博大街小巷刮得到处都是尘沙。旷野里一阵接一阵的黄尘，团团滚动着，象一条条的黄龙，恣肆地跳跃着，舞动着，向东南方向涌去，天地间昏蒙蒙一片。好象妖人在空中作法，故意作弄这个世界似的。

我爷爷秦启荣身着黄呢将军服，晃动着一肥胖的身躯，嘴角上挂着得意的狞笑，斜睨着眼，登上了古城淄博太河镇古老的西城门楼。他从了望孔里了望着浩浩荡荡渐渐而至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闭紧着嘴，从鼻孔里发出了两声“哼哼”的冷笑。

“怎么样？我秦某没有说错吧！”我爷爷转身望着站在他一边的军法处长魏久贵、军需处长刁玉箫说。

魏久贵和刁玉箫定定地瞅着野外的八路军队伍，佩服得呆了。

三天前，在这个地方，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和护送部队三营营长吕乙亭，曾当面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说明从他的防区路过，他非常脆快地答应了。

“彼此彼此，一样一样，放心通过，放心通过！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请贵部到我部用午餐，略表我部对贵部的一点心意！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岂有兄弟阋于墙之理，请贵部放心通过。哈哈……不过，请贵军按我部规定的路线走，那样我们才好接应，才能保证贵部的安全。”爷爷说得情真意切。

我爷爷送走了衣着简朴的鲍辉和吕乙亭，转身回到屋里，又朗朗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笑声把天花板上蜘蛛网震落了一片，有一只长腿蜘蛛吓得跑到了角落里，又掉过头来吃惊地偷望着他。

“我看这两个小子未必轻信咱们的话！”“我看也是！”魏久贵和刁玉箫拿眼珠定定地望着爷爷，不无担心地说。

爷爷摘下军帽，用手指弹了弹落在上面的一块蛛丝，悠闲地踱了几步，走到魏刁二人跟前，又坦然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那两个小子——肯定会相信咱们的话，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

爷爷没有把话说完，只是胸有成竹地摇了摇头，否定了魏和刁的话。

“是！秦司令！”两个人齐声答应着。

太河镇郊外，八路军仍在黄尘迷漫中继续前行。

太河镇到了。

队伍行走在太河镇西面高高的围墙与山岩之间的狭窄的小道上。

突然，东西南北枪声四起，弹如雨下，迅猛异常。由于猝不

及防，成片的八路军战士倒了下去……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鲍辉情知上当，追悔莫及，脸色骤然变得煞白。他生死不顾地愤然挺身站在一块山岩上，振臂高呼：“同志们，不要还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八路军！”

吕乙亭站在河滩中一块石头上，面对着枪林弹雨高喊：“弟兄们，枪口不要对内！”“我们的枪口要瞄向日本人！”

弹雨没有丝毫的减弱。

鲍辉这时已换了一个地方，继续高喊：“同志们，不要还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八路军！”“同志们……”

这时，一颗残酷无情的机枪子弹，呼啸而来截断了他的右腿。他一句话只喊出了一半，便扑倒在地。

两个警卫员和两个通信员一拥而上，想把鲍辉抬到崖壁下，暂时隐蔽起来。可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艰难地爬起来，拖着断了的右腿，忍着钻心的疼痛，用一只手搭在警卫员的肩膀上，支撑着身体，继续尽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志们，不要还枪！”鲜血浸透了他的裤子、袜子、鞋子，染红了他脚底下的泥土。

就在这同一时间内，吕乙亭愤怒地向城楼上扔出了他唯一的一颗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小甜瓜”手雷。手雷破窗而入，落在我爷爷、魏久贵、刁玉箫所在的城楼上的屋子里，把我爷爷的第五纵队副司令王大志炸得稀糊浆烂。我爷爷他们三人急忙惶惶地逃出屋子。

吕乙亭中弹倒在山岩上。

八路军的队伍已溃不成军。

一群着“荣”字袖标的军士冲着鲍辉冲上来，八路军战士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许多战士牺牲了。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淄河，染红了豹岩山、

金鸡山……

鲍辉被俘了。因为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他昏迷不醒。

许多干部战士被俘了。

“死，也要叫他们死得难受！”夜幕四合，夜色如墨，夜风送来了血腥气息，爷爷贪婪地吸着，凶狠地下达命令。他目露凶光，得意洋洋。

鲍辉被刽子手们抬到太河镇东山上，从陡峭的峰顶扔到山谷里，摔成了肉饼。这位参加过黄麻起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就这样捐躯了。

一个个干部战士也被扔到了山谷里……

第二天，噩耗传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调兵遣将——可是为时已晚。

八个月之后的一个寒夜，我爷爷听到了比太河惨案更加骇人的枪声，把爷爷的黑魂和白魂吓得跑到了九霄云外，变成了一股浊气，又化为了一阵青烟。那个时候，母亲抱着我，在暗夜中向沂蒙山深处走去……

## 二

五十年之后的三月三十日，我来到了当年我爷爷屠杀八路军的地方。越过淄河，攀上金鸡山、豹岩山，一块巨型石碑赫然突兀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心禁不住颤栗和悲凉起来。我无力地深叹一口气，四肢感到发酸，晕晕乎乎地看着石碑上的字：

自广汉陷落，国难益深，战火愈烈，日本侵略者施“政治诱降”、“以华制华”毒计，国民党反动派行“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之策。遂磨擦迭起，祸事端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坚持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受命赴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及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深造。部队将过太河时，我出于团结抗日诚意，先得踞镇国民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之假道允诺。然我二百七十余抗日游击健儿行至豹岩山下，太河西围墙时，竟突遭秦部伏击。我将士身陷绝境，进退维谷，仍念国共合作大局，高呼口号，晓理动情。但暗伏群小，却不顾民族大义，欲置我于死地。众将士忍无可忍，戮力共奋，血刃突围。终因众寡悬殊，地形不利，除六十余人脱险，余二百众，或遭残酷杀害，或被强行遣散，手段至狠至毒，听者惊心，读者发指。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愚匾庆贺，谓之“太河大捷”……

石碑上的字在我眼前晃动，我惨痛地把头低下。我为爷爷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感到羞耻。我的脑海里似乎灌了一盆浆糊，糊里糊涂；我的整个身子似乎要倒下去，失去应有的平衡。

“难道不应该把爷爷的名字刻在历史的巨石上吗？”我用手掌托着额头，扪心自问。

回答是肯定的。

我仍然定定地站在石碑前，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继续在这里站下去，还是要走。我觉得有一块巨石充塞了我的胸间，使我喘不出气，但我又不得不费力地喘着。

突然，正在我浑浑噩噩之际，有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右肩，我本能地睁眼、扭头、注视：啊！这是一只干瘦如柴鸡爪样的手，这样的手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感到冷风嗖嗖，毛发倒竖，彻骨生寒，刷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小兴子，你肯定不认识我！我是你爷爷。”冥冥中一个声音说。

“啊！我爷爷！”我脱口惊叫，目光循声看到了一张脸：这是一张令人恐怖的脸，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目光闪闪烁烁，宛若鬼火。唯有紧闭的嘴唇，线条清晰分明，似是聚集了力量，发誓要去干什么……

这是我爷爷的脸，一点儿不错，在五十年以前，我见过他，他的模样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永未褪去。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那一年……你才刚刚出生几个月，我、我……”爷爷边说边惨痛地摇了摇头，把脑袋低垂下来，似是不堪回首不敢看我似的。我惶悚地盯着他，此刻我不知道我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梦中。

“小兴子，你是好孩子，你爹你娘也是好孩子，我……”我爷爷说着，又惨痛地摇了摇头，大有不胜赧然抱惭之态。

我觉得这不是幻觉，而是确确实实的现实，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爷爷，您，您当初……”

“当初……当初……”爷爷吞吞吐吐，频频摇头，无言对答，遽然而逝。

他的话音在我的耳畔萦绕。

“爷爷——爷爷——”我小孩子似地叫起来。

爷爷在冥冥之中，曾赐予了我他的许多隐秘的身心经历，使我写成了这部小说。我打算要对他说一句道谢的话。

可是，哪里还有我爷爷的影子。我转首四望，唯见赫然兀立的石碑，融融的春光，冉冉的春风，郁郁的花香，漫山遍野鲜血样红的杜鹃花。突然空中扶扶摇摇飘下无数黑蝴蝶样的燃烧的纸钱的灰，密密麻麻，遮云蔽日，宛如一场巨大的黑雨……

我感到昏昏沉沉的，头有点疼。我站在石碑前，用力地用拇指揉着太阳穴。

我又回到了遥远的五十年前……

### 三

五天后。

我爷爷秦启荣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捏着岗村特使发来的“邀请电”发愣：特使约他到金银岭去游玩。

他不大情愿。

自从“太河大捷”之后，他感到身体疲惫不堪，哪里也不愿去，就整天呆在司令部的大院里，除了和九姨太洪翠儿玩玩，谁也不愿见。说是害怕也不是害怕，说是胆虚也不是胆虚，说是忐忑不安也不是忐忑不安。幸亏老头子从重庆国民政府派来了一个陈代表。陈代表代表国府，代表总裁，给他送来了写有“民族英雄”四个大字的大金匾，送来了奖金两万元，送来了立功证书。以示对他的“太河大捷”的奖励和祝贺。这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兴奋抵销了他的不适，要不然，他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捏着电报，岗村特使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矮矮的干瘦干瘦的个子，黄黄的面孔，一副没有颜色的眼镜，一朵黑膏药样的上唇髭，干哑骇人的嗓音，令人感到高深莫测。岗村特使是日军参谋本部的特使，爷爷与他是多年的至交。他们是“七七”事变前在济南通过九姨太洪翠儿认识的。那时候岗村特使担负着参谋本部交给他的在山东搜寻特殊人物的特殊任务，便找到了我爷爷。

岗村特使时时没有忘记爷爷。遵照参谋本部的指示，他需经常地与爷爷保持“温情”，万勿使他们的关系有丝毫的冷落。他

们已打下了长久之计，日后他们要大规模地开发山东省，用来“以战养战”，而要达到冠冕堂皇，少不了要利用我爷爷。

爷爷正在犹豫的当儿，岗村特使的涂着青天白日旗的直升飞机已降落在司令部大院后花园北边的广场上。领航员和驾驶员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一忽儿，日军驻潍县的公田正一大队长以一副国民党军官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爷爷慌忙深深地给他鞠躬，然后麻利地换上一身黑呢便服，他们便携手踏上了舷梯。他与公田正一也很熟，他们是去年高梨中队“爆炸”事件发生后，共同去安丘抓捕凶手时熟识的。爷爷舒舒服服地坐在座椅上，军法处长魏久贵，军需处长刁玉箫，九姨太洪翠儿，陪同他前往，坐在他的后面。

半个小时后，直升飞机降落在金银岭上。欢迎和等待他们的是岗村特使和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日军。

金银岭是一片银白的世界，山石全是洁白的石英石，如雪，如盐，如冰，连石头缝中长出的草也被白石染白了。日本人已经考察好了，金银岭深处蕴藏着大量的金银铜铁锡，足够他们开采三十年的。

“老朋友的，我们又见面了！”岗村特使亲切地握着爷爷的手望着爷爷的脸说，然后他们热烈拥抱。

岭上春风溜溜的，带着浓重冰凉的山石味，吹得爷爷一阵阵心悸，身体不停地颤栗；白光映得他头疼。他意识到自己的底气太虚。

日本鬼子及爷爷一行，整齐地站在一起合影留念。

“今天的，我们举行一次小小的奠基礼，开发金银岭的奠基礼！”岗村特使趾高气扬地说。他的眼睛快活而又狡黠地眨着。

金翻译赶紧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地望望岗村又望望爷爷恭维地重复说：“是的，开发金银岭的奠基礼！”

“我们今天来玩一玩，要鸣放我们的大炮，以示吉利！你

的，要亲自开炮，我的，也要亲自开炮，以示联合开发的有！”岗村特使朝着爷爷说。

“好的好的，一切听特使吩咐！”爷爷离队走到岗村面前，向他鞠了躬，说。

有两个日本鬼子拿来了两把崭新的日本军用铁锹，给了特使和爷爷。他们两个握着铁锹朝着坚硬洁白的石英石“喀嚓喀嚓”地铲起来。石英石冒出纷乱的火星，飘出轻微的烟火味。有人“咔嚓咔嚓”地给他们摄影。

“现在可以开炮！”特使扔下铁锹，直起腰高声说。他急于想尽快结束这场徒具形式的奠基礼。他知道，他们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开发这座金银岭，邀了爷爷来，不过是欺人耳目，让世人看起来更合情合理，以掩盖他们的豺狼本性。他现在感到有点疲劳了，想早结束了早回去休息。

爷爷神情庄重，手搭凉棚，转了一个身，看了看四周：“这炮弹要发到哪里去，才不辜负皇军的美意，为这奠基礼增添色彩？”他想。

“我们的，要与他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增加我们的情趣！”爷爷象发现了新大陆，嘴角上露出了畅快的笑意。他手指着金银岭南面的一个村庄，得意地对特使说。由于太激动，他极快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完全无意识地模仿上了岗村特使的生硬的中国话。

特使及所有的要人们都一齐向爷爷指着的地方看：在距他们千余米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村镇，村镇的东端有一块小小的广场，广场上正有黑压压的人群在那里赶集——今天是农历的×月×日，官庄集。

日本鬼子的入侵，到底也没有把这一带农民们进行交换的机会——集日消灭掉。贫苦的农民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到这集上来出卖自己仅有的身外之物，以换取他们各自所必需的日用生活

品。集上：卖杂货的、卖肉的、卖面条的、卖烟叶的、卖盐的、卖粮的，还有卖儿卖女的……

买卖粮食的地方是人最多的地方。郑大麻子在这里设了一个摊，放着一个斗。每逢集市他就干这个营生，买卖粮食的，都离不开他，都来用他这只斗“量”。这只斗就相当于一杆秤，用起来比秤方便。刘瘸子爷儿俩也是“量”粮食的，在离郑大麻子不远的地方。围着这两只斗买卖粮食的有几百人。

现在，十一点来钟，正是集上人最多的时候，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你碰我，我碰你，吵吵嚷嚷，并弥漫着污浊的汗臭气。

爷爷的提议得到了特使的赞赏！特使把手一挥，“奠基礼”的炮声轰然巨响。

第一发炮弹落在郑大麻子那只斗旁，随着惊心动魄的巨响和遮天蔽日的浓烟，横七竖八倒下了一片人。人们还来不及喊一声，来不及眨一下眼睛，紧接着“轰！”“轰！”又是两发，在离第一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一发落在刘瘸子那只斗旁，另一发落在卖面条的王源的锅旁。

霎时，整个集市上呼爹唤娘，血肉横飞，无数的人倒下了……

金银岭上，日本人开怀大笑。我爷爷、洪翠儿、魏久贵、刁玉箫，陪着日本人，也开怀大笑。

岗村特使指着集市上的人群说：“蚂蚁的！蚂蚁的！”

爷爷他们一伙也附和着说：“蚂蚁的！蚂蚁的！”

奠基仪式结束了。临分手时，特使拍着爷爷的肩膀说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你的安全的，绝对放心！我们的负责警卫！八路的，动不了你一根毫毛的有！马上的，我们就派特别警卫小组的有！”

当时我爷爷对日本人的话并不怎么介意，二十余万军队的司令倘还要如何的警卫呢？他对于日本人的小心谨慎感到吃惊和意

外，他甚至认为这简直是多此一举！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他笑容可掬地连连答应了，他绝不敢推却日本人的美意。

“多谢特使关照！多谢特使关照！”他高兴地边说边向特使鞠躬致意。

#### 四

从金银岭回到钟离市，爷爷立时就感到浑身象散了架，流鼻涕，打哈欠，眼也睁不开，周身合起来没有半两劲。九姨太洪翠儿给他倒上了两杯美国进口的麦乳精喝了，他又强打精神到陈代表的屋里坐了五分钟，便早早地上床睡了觉。可能是白天又劳累又兴奋两相折腾的缘故，这一晚上，他睡得出奇地酣畅香甜。

第二天早上，他正深睡未醒，遽然听到了一阵要命的惊呼声、敲门声。他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实在意想不到：老头子从重庆派来的陈代表死了！

这真是一件骇人的怪事！陈代表在他的卧室里没有了脑袋！

他好好地仰躺在美国产的钢丝床上，盖着一条美国产的印有红花绿叶的做工精细的薄毛毯，可是他的脖子上没有脑袋，只有割了脑袋后剩下的半截脖子。那茬口平平齐齐，就象大树被锯之后留下的树桩。见状可以想象那斩人刀定然极快，一定削铁如泥迎风断草！不然的话，分离头脖之间的肉和骨一定拖泥带水，沾连淋漓，杀出来的样子一定不会那么干净利索！

更奇怪的是屋子里没有一滴血，连陈代表的铺上、毯子上也没有一滴血。血都到哪里去了？连被切断的脖子茬口上也没有一滴血，只有一点一点的附着在上面的好象是汗水样的清水珠。

怪极了的是翻天覆地的没找到脑袋！脑袋到哪里去啦？铺上

铺下，箱子里盒子里，昏昏晃晃，连陈代表的保险柜都打开了，也没找到！

怪到天上的是陈代表的卧室门窗都是从里面关着，好好的，一点儿动的痕迹都没有！

查问值勤的哨兵，哨兵说，一夜未有异常情况，屋子里也没听到动静。谁杀的他？凶手从哪里进来的？又从哪里出去的？爷爷解不开，别人也解不开。使人又害怕，又疑惑，闷人骇人至极！

爷爷被陈代表之死惊得魂飞天外。早上和中午，他都没吃饭。他平生的阅历不算少，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武侠小说上有来不见踪去不见影的飞刀，取仇人首级于千里之外而不见一个血星子，这难道是？即便是真有这样的飞刀，也得在空旷寥廓的地方，难道飞刀还会钻门缝？爷爷呆呆地瞅着陈代表的半截脖子惶头恐脑漫无边际地乱想。

他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他们在客室谈话的情景。

“今天好吗？”陈代表问。

“很好！”爷爷没琢磨这“好”是指什么，随口回答。

“宁亡于外，勿亡于共，抗日嘛也不能不抗！这是总裁的一贯主张，啊哈哈……”陈代表说着，朗朗大笑。

“是呀是呀！”爷爷附和着陈代表说。

简单对话后，他们便分手各自休息。他看到陈代表似乎也很疲劳。

昨天晚上的陈代表犹在眼前，可是今天却成了一具无头的尸体！爷爷的心里感到凄楚和颤栗，一阵未名的悲哀向他袭来。

自从来了陈代表，爷爷除了不与他一屋就寝，其他时间全在一起，吃饭打麻将赏花散步闲谈走着坐着站着立着哪时哪霎都离不开陈代表，他与陈代表只差脑袋没长在了一处。陈代表曾在蒋介石身边多年，人极精明，深有谋略，果断机敏过人，无论多么复杂



难缠的事，他一句话便能秉断无误。虽然相处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简直令爷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口一个陈代表，大事小事统统都离不了请示汇报陈代表。昨天去金银岭，他本有点儿犹豫，是陈代表一句话坚定了他的主意。

“去！怕啥子！出了事由我负责！老头子的道道我知道。”

陈代表的话清清楚楚地响在爷爷的耳旁。

今天早上七点。刁玉箫端来了早饭。牛奶、鸡蛋、馒头、面包、黄油外加稀饭，这是按照陈代表的喜好做的，陈代表就喜欢这样不中不西的早餐。饭筷摆好了，可陈代表还未来。每天这个时候，陈代表一定会收拾得板板正正，身着笔挺的西服，系着整洁的领带，嘴巴刮得铁青，大背头梳得铮明，很有风度地款款而来。他喜欢走几步就把右手放在胸前按一按，为的是叫衣服平贴在身上，免得鼓起来。他喜欢整洁，喜欢给人一种不凡的印象。可是今天，怎么没来呢？刁玉箫向陈代表的卧室走去，准备唤他吃饭。到了他的卧室前，门关着，敲了敲，没人应，推了推，推不动。刁玉箫便轻轻地叫了起来：

“陈代表！吃饭了！”

刁玉箫停了一会儿，听了听，里面没动静。他便提高嗓音，又叫了起来：

“陈代表！陈代表！您怎么不说话呀？”

刁玉箫又叫了一会儿，还是叫不应，他便从装有铁栅栏的玻璃窗子向里看，从门上的小玻璃向里看，可是都挂着帘子怎么也看不见。

他叫来了魏久贵。魏久贵又喊，喊了老大一会儿，还是喊不应。一直折腾到八点，魏久贵便下令撬开了一扇窗户，拿下了一根铁栅栏柱子……

魏久贵吓懵了……

爷爷下令，迅速地调来了大批的军警，团团地围住了司令部